

传记小说
柏辽兹

BERLIOZ

〔法〕弗朗索瓦·布瓦耶
阿兰·布瓦耶 著
李恒基 译



上海音乐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5 号

责任编辑：周永达

封面设计：袁银昌

传记小说

柏 辽 兹

〔法〕弗朗索瓦·布瓦耶
阿 兰·布瓦耶 著

李恒基 译

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插页 7 字数 208,000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ISBN 7-80553-381-4/I·13 定价：10.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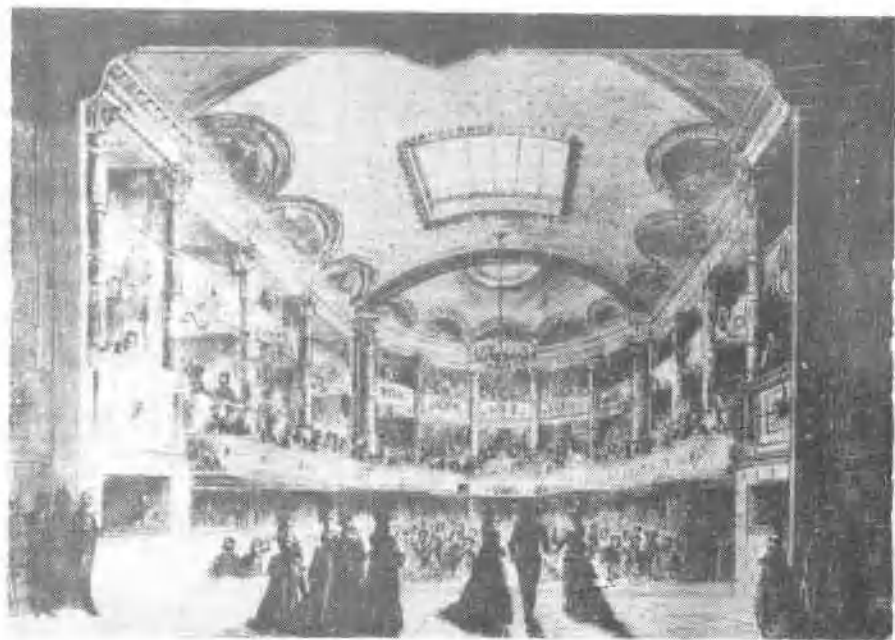
埃克托尔·柏辽兹(巴黎音乐学院收藏)



青年柏辽兹



让-弗朗索瓦·勒絮厄, 柏辽兹
在巴黎音乐学院的老师



巴黎音乐学院演出大厅

[illegible]

柏辽兹评论罗西尼歌剧《威廉·退尔》的手稿(柏辽兹博物馆收藏)

序

我们呈献于诸位面前的这个故事，当然无意冒称埃克托尔·柏辽兹的正传。这样做不仅失之狂妄，而且毫无必要。正传的任务另有一些更具资格的专家们去承当，因为毕竟是一椿正经的营生！

自从传主去世之后的一百多年以来，种种信息来源——证词、信件、自白、私房话，等等——早被搜罗殆尽，而且被翻来覆去、究根问底、探幽抉微地作过多方面的考证，可说已寻索穷尽，再想增添什么新的内容都只会徒劳无功……

……然而，偏偏下而这种情况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历史学家和考据学家固然可以根据精确的但未必牢靠的日期，来研究、分析和重构埃克托尔的生平事迹，从而最终确定“柏辽兹其人”。但是，阅读他本人的《回忆录》却诱使我们反其道而行之。我们从认识其人出发，尽管不在日期上大做文章——以避免欺人耳目之虞，但要对一些不能核实的行事或言论作出解释。之所以不能核实，是因为没有一位证人能够——或者愿意——对我们叙说这些事情，更因为我们有电影和电视这样要求严格的同谋，它们只能靠动作和语言让人买帐……

因此，从某方面来说，我们要“梦想”一个埃克托尔·柏辽兹的生平，要“再创造”他的生平。然而，这个“再创造”有其最严格的历史依据，尤其是人文学的、心理学的依据……因为这些依据

是由柏辽兹本人提供的。

谁会对我们不满呢？

埃克托尔·柏辽兹本人肯定不会。

“我的一生是一部我本人读来兴味盎然的小说。”

柏辽兹在他的《回忆录》序言的开头就是这么写的。他把自己的一生看作是一部文学意义的小说，一部经过他构思和组织的作品，其中的起承转合的关节当然围绕着一位只此一家的主角，那就是他自己。这就不能不对事实真相作几处认真的涂改……

我们走得比他更远。可以说，更彻底。

音乐，绘画，总之凡艺术，大抵是这样的实践，其中对真相的歪曲——说白了：编造谎言——是屡见不鲜，而且是无可非议的。无中生有，编排情节，夸张感情，渲染气氛，进行孤立的或变形的描绘，等等，都只是艺术家为了创作一部具有强烈实感的完美作品所不得不采用的一种谎言形式。

艺术家都是撒谎专家，音乐家也撒谎，埃克托尔·柏辽兹就编过瞎话：

“……我只说我乐于说的话。倘若读者拒绝宽恕我，那么但愿他们的严厉程度不要那么正统，因为我只会坦白我的一些不足挂齿的小罪过……”

柏辽兹根据自己的适度，时而诡秘、时而开朗，他大声疾呼地宣扬一些他本人并不感到有必要绝对奉行的理论。这就是生活的准则……

他矫揉造作的、演戏般的态度，他真真假假的天真和坦率，曾给他引来认真而应得的评判。这位自大狂，虽然嗜谎成癖，肆无忌惮地编制神话，却得到他的同时代人的惊人的宽容，而且不管他怎么说，连考据学家们都对他手下留情。

为什么会这样呢？

首先因为历史的真实始终保留许多事情有待人们去想，去重构。其次因为柏辽兹同一切创造者一样，把许多事情从梦境搬进现实，又把许多事情从现实搬进梦境。要为一位这样善于耍弄想象的人摹绘行状，不求助想象力是不可能充分再现他的人格。

“我的生平是一部小说……”

……小说，同小说的作者一样，总在真与假，运气和倒霉，幸福和不幸，滑稽和惨淡，明净和浑浊，真诚和花招之间不断地演化……

因此，我们要再现这位音乐家生平的意图，不是按照音乐家本人可能早已超越的历史，而是根据他本人向我们叙述的故事。

诸位将要阅读的这部著作，称它小说也罢，故事也罢，轶闻纪事也罢，将尊重历史以及历史的侍臣们所早已告知我们的事情。但是，历史没有提及的，我们将乐于编造。如果说，这么做会偏离事实真相——一切都可能发生——那么，我们希望能尽可能地贴近心灵的真实，在这个领域，柏辽兹过去是、今后仍然是一位公认的大师。

爱他，恨他，悉听读者尊便……总之，惟祈读者更了解他而已……

阿兰·布瓦耶

目 录

序.....	1
决裂.....	1
与歌神相会.....	55
幻想交响曲.....	113
错位.....	169
荣耀的顶峰.....	213
尾声.....	265

决裂

公元1822年冬天某个天气阴沉的日子，广慈医院的解剖室里同往常一样尸骨横陈。

解剖室中央，十来个医学院的学生正在阿缪萨教授的指导下解剖一具已经肢解的尸体。解剖台上和滑腻腻的地上，到处散置着断臂、残腿，其间还杂有一片片切碎的、冒着血泡的肺叶。

学生们乱哄哄地交谈着，透出一种勉强的高兴，教授也无法管住他们。

在一张停尸台的下面，两只老鼠在争夺一截已经啃掉一半的椎骨……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从窗外一窝蜂飞进来。

就在这时，解剖室的门开了，进来两位青年。其中一人很从容，显然是这里的常客；另一位却在门口站着不动，愣在那里，脸上的肌肉不住地抽动。前面那人朝解剖室中央走去，又回过头来问另一个：

“怎么？你不过来？”

那另一位面有难色，犹豫地朝前走了几步。他冷不防一脚踩到了流注在地上的那摊血，赶紧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把鼻子捂住。受惊的麻雀这时纷纷向窗外逃窜。

“教授先生……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同学柏辽兹……埃克托尔·柏辽兹。”

教授抬眼一望。

“谢谢，罗贝尔先生。”

他用手指指正在被解剖的尸体。

“……柏辽兹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奈波米塞纳……或者说，是奈波米塞纳的残剩的尸骨……他死于结石症……”

柏辽兹一直呆若木鸡。

“……所以请你原谅他的态度有点冷淡……”

学生们被教授的俏皮话逗得哈哈大笑……阿尔丰斯·罗贝尔接着把柏辽兹介绍给同学们。他们一同新来的人打招呼：

“不胜荣幸……”

“你好……”

“欢迎，欢迎……”

但他们都不怎么热情，只勉强朝惊魂未定的柏辽兹漫不经心地地点头……最后一位同学却显得比较热情：他走上前去，满脸堆笑，向埃克托尔伸手，埃克托尔受宠若惊，赶紧去握住那只手……

他吓得大叫一声。那只手凉得透心，软绵绵，滑腻腻，埃克托尔·柏辽兹掌心一松，那只手便落到地上，原来那是死人奈波米塞纳的手。埃克托尔转过身去，一阵恶心，弯腰走出解剖室，在他身后响起笑闹声，起哄声……

阿缪萨教授鄙夷地叹了口气……

“你总爱出新花样，格朗丹先生……”

他放下解剖刀，小心翼翼剥下手套，走出解剖室去找埃克托尔。

“怎么啦，年轻人？”

埃克托尔像丢了魂似的，靠在墙上喘气。

“既然你没有这方面的志向，又何必干这一行呢？”

柏辽兹费了好大的劲才离开靠着墙，他挺了挺腰板，目光遇到了教授充满善意的眼神。

“我看不出志向跟刚才的恶作剧有什么关系……”

“志向能使你容忍这类恶作剧……”

“那就请你多多包涵……况且，我并没有非分之想……尤其没有妄想当医生……”

“那么你何必来上医学院呢？”

“我是奉命面来的。”

“奉谁之命？”

埃克托尔无可奈何地挥了一下手，说：

“奉家庭之命……”

“令尊是干什么的？”

柏辽兹正视教授，说：

“家父是医生。”

阿缪萨稍微一愣，接话说：

“你认为他会为你而高兴吗？”

“我有别的途径使他高兴……只要他同意……”

“别的途径？啊，我知道了……你是想当诗人？……或者当剧作家？当新潮的画家？”

“当音乐家……”

“是吗？音乐家更热衷于数学，不太喜欢解剖……总之，这是你们父子之间的事……我只管讲课，不勉强别人学习。”

他两手一摊，表示爱莫能助。然后他转身走向解剖室……才走几步，忽然改变主意，又回来对埃克托尔说：

“你也许不知道，医学也是一门艺术。”

埃克托尔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到

教授那件血迹斑斑的工作服上……他打了个寒噤……教授沉吟片刻，接着说道：

“这是一门艺术……既需要才能，又需要热情和想象力……还需要很大的勇气……看来，你缺少其中的某种品质。缺少哪一种？”

他指指身上的工作服：

“至于这些斑斑点点……想想吧，画家和雕塑家的工作服能一尘不染么？他们的工作服也尽是斑斑点点……难道你认为血不如油彩或泥巴高贵？”

说罢，他扔下埃克托尔，径自回解剖室讲课去了。年轻人愣了片刻，拿不定主意，显然他的自尊心受到刺激……他走到一扇窗户前，吸了一大口新鲜的空气，最后下了决心：也回解剖室。那时学生们早已把教授团团围住，屏息静气地注视他操作解剖刀……

“各位，请给柏辽兹先生挤出点地方……”阿缪萨教授说道，但他并没有抬头。

埃克托尔走过去，罗贝尔担心地瞅瞅他。

“感觉好些了？”

埃克托尔没有回答。他尽最大的努力在观察——换句话说，在细看——教授的解剖。这时教授正在小心翼翼地切剥尸体的肾脏。

“西维阿勒和勒洛瓦·兑迪奥勒斯的碎石器可以帮助我们粉碎引起这一器官病变的结石……不幸的是，正如你们现在所看到那样，这种手术目前还只能在死人身上进行……医学有时能治病，却无法救命……况且救命是亵渎圣灵的行为。只有天父上帝才能以显圣的名义行使这种特权……”

说到这里，他忽然打住话头，问周围的学生：

“那位愿意继续做这个手术?”

学生们都犹豫不决。这时，埃克托尔朝前走了一步：

“我来，行吗?”

阿缪萨看看他，不太感到意外：

“你能不哆嗦吗?”

“我正想知道我能不能。”

教授一声不响地把解剖刀递给他，接着若无其事地继续他的讲解……

“所以，最好能用探测器之类的器械深入到活人的体内去做手术……可惜这种探测器还有待发明……”

他偷看了一眼埃克托尔……只见他挺了挺腰板，大概想以此弥补他身材的矮小。深红色的头发衬托出他表情坚毅的脸庞；倔强的前额下是鹰喙般的鼻子和薄薄的嘴唇，灰色的眼珠镶嵌在深深的眼窝里，闪烁出钢铁般的蓝光……他的脸色苍白得几乎跟解剖刀下的尸体一样，但是他的手却有条不紊地在完成解剖的任务，并没有哆嗦……

阿缪萨惊讶地看着，停止了讲解。尔后，他干咳一声，对柏辽兹说：

“你看，你并不缺少勇气……”

“您说什么? ……”埃克托尔问。

“我是说，你并不缺少勇气……可是刚才你却让我担心了。”

“我要是让医生担心，又怎能让我的病人安心呢?”埃克托尔回答说。

阿缪萨笑了：

“说得好！柏辽兹先生……怀疑主义是一切真正的艺术家的标志。”

埃克托尔放下解剖刀。